

計劃挑戰 2024年美國大選 華裔楊安澤將組建「前進黨」



據英國路透社 7 月 27 日報道，曾以民主黨人身份參與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美國華裔政客楊安澤當天宣佈，他將與數十名前民主、共和兩黨人士組建一個新的第三政黨。該黨派預計在 9 月舉行啓動儀式，並“野心勃勃”地計劃挑戰 2024 年美國大選。

但外界並不看好楊安澤等人成立新政黨的前景。分析人士指出，美國歷史上建立第三黨的想法基本都以失敗告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已在各州經營數十年，相較於新政黨擁有巨大的優勢，因此第三黨的設想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

報道稱，這個新政黨名為“前進黨”(Forward)，將由楊安澤和前共和黨籍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共同擔任主席。該黨創始成員宣稱，美國兩黨制度已經“功能失調”，因此他們希望提供“有別於民主、共和兩黨的新選擇”。

楊安澤是美國政界少見的亞裔政客之一，曾以民主黨人的身份參與 2020 年美國大選和 2021 年紐約市長競選，但都以失敗告終。去年 10 月，楊安澤在其個人網站上宣佈退出民主黨。

楊安澤此次宣佈成立的新政黨是由美國近年來出現的三個政治團體合併而成。除他自己建立的“前進黨”之外，

還包括數十名前共和黨政府官員發起的“復興美國運動”，以及前美國共和黨眾議員戴維·喬利(David Jolly)領導、由美國兩黨和無黨派人士組成的“服務美國運動”。

這些政治團體的領導人援引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去年發佈的一項報告稱，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如今美國急需一個“第三政黨”。

路透社稱，“前進黨”的綱領包含兩部分，“重振公平、繁榮的經濟”和“在選舉中讓美國人有更多的選擇，對政府效率更有信心、對未來有更多發言權。”這個以“中間派”身份自居的政黨還將在當地時間 28 日發表宣言：“我們要如何解決美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前進。”

該黨預計將於 9 月 24 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行啓動儀式，並在明年夏天舉行首次全國大會。楊安澤透露，他們擁有大約 500 萬美元的啓動預算，三個政治團體的合併也將帶來大量資助者和“草根會員”，“我們將帶著強勁的財務狀況起步，資金支持不是問題。”

儘管該黨還沒有提出任何政策方略，但他們已經設立了“野心勃勃”的日程表。路透社稱，“前進黨”的目標是到 2023 年底在美國 30 個州完成政黨登記並獲得候選人的準人資格，到 2024 年底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之前在所有州完成登記。

但楊安澤建立第三黨的“野心”，並不被外界看好。路透社指出，從歷史上看，從未有第三黨能夠打破美國的兩黨制，它們只能偶爾影響總統大選的結果。例如在 2000 年美國大選中，來自美國綠黨的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分走了民主黨候選人戈爾不少選票，“幫助”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最終贏得大選。

報道稱，許多民主黨人也對此感到擔憂，他們擔心楊安澤的新政黨只會從民主黨人手中搶走更多選票，而這可能會讓共和黨人在未來的選舉中獲勝。

美國資深政治分析人士斯圖爾特·羅森伯格(Stuart Rothenberg)則表示，許多政客都曾試圖建立能影響美國政治的第三黨，但無一例外以失敗告終。他指出，建立第三黨說起來容易，但實際上是幾乎無法實現的，“兩黨一開始就擁有巨大的優勢，這就包括它們幾十年來在各州建立的政治基礎。”

華裔女學霸出任臉書 母公司 Meta 新 CFO

俄州亞大聯盟

近日，Meta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正式宣佈，公司原本的首席財務長的魏納(David Wehner)將提陞為首席戰略長，由 80 後斯坦福華裔女學霸 Susan Li 正式接任 Meta CFO 的職位！

據《硅谷商業雜誌》記錄，Susan Li 出生在俄勒岡州的 Lake Oswego。她的個人履歷相當驚人，15 歲就考上了斯坦福大學，19 歲畢業時就已經獲得了經濟學、數學和計算科學學位。

畢業後，她進入了摩根士丹利。入職兩年內，她在紐約做過證券交易，在灣區門洛帕克做過科技股權交易，還遠赴香港做過投行，期間中英雙語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008 年 4 月，Susan Li 入職 Meta，並於 2012 年 4 月首次公開發行期間在財務部門任職，是 Meta 最早的一批員工之一，負責財務規劃、預測和預算。一路上為幫助 Meta 成功上市做了不少貢獻。

Meta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周三在 Facebook 上發帖稱：“我們已經為這個繼任計劃工作了好幾年，我相信 Susan 已經準備好擔任這個角色。”

據悉，原本的首席財務長的魏納繼續留在 Meta，他的制度得以保留，這在 CFO 交接中是有用的，即使他將在短期內退休。

招聘公司 True 的合夥人兼財務總監聯席主席亞倫·魯扎(Aaron Rouza)說：“我認為這是一種無縫銜接的接班人規劃方式，不會讓他離開公司。”

與此同時，Meta 公佈了其首個季度營收同比下降的數據，原因是該公司努力應對廣告支出放緩的局面。廣告支出佔其營收的大部分。該公司正面臨來自字節跳動公司(ByteDance Ltd.)旗下 TikTok 的日益激烈的競爭。由於高通脹和不確定的經濟前景導致行業降溫，該公司是幾家正在放緩招聘的科技巨頭之一。



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周三在 Facebook 上發帖稱：“我們已經為這個繼任計劃工作了好幾年，我相信 Susan 已經準備好擔任這個角色。”

據悉，原本的首席財務長的魏納繼續留在 Meta，他的制度得以保留，這在 CFO 交接中是有用的，即使他將在短期內退休。

招聘公司 True 的合夥人兼財務總監聯席主席亞倫·魯扎(Aaron Rouza)說：“我認為這是一種無縫銜接的接班人規劃方式，不會讓他離開公司。”

與此同時，Meta 公佈了其首個季度營收同比下降的數據，原因是該公司努力應對廣告支出放緩的局面。廣告支出佔其營收的大部分。該公司正面臨來自字節跳動公司(ByteDance Ltd.)旗下 TikTok 的日益激烈的競爭。由於高通脹和不確定的經濟前景導致行業降溫，該公司是幾家正在放緩招聘的科技巨頭之一。

獨生子女移民後，空巢老人在美國的“養老”生活還舒適麼？

有人最終選擇了遵循“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有人則把父母接到美國養老。

而所有把父母接到美國的子女，以及奔赴美國投奔子女的父母，在籌劃這一切的時候，理想的畫面想必是這樣的：父母在美國的藍天白雲下，白天蹣跚步、散散步、參加些社區活動，晚上和子女及孫輩共處一室，其樂融融，孫輩還能跟祖父母練練中文。

但事實是，現實中這樣的情況，不能說絕對沒有，但是非常罕見……

李安導演的“家庭三部曲”中的《推手》，就講了一個留美兒子把喪偶父親從台灣接到美國養老的故事。身為太極大師的父親，在美國住得並不習慣。文化習慣上的不同，導致父親最後離家出走，以父親獨居告終。



李安導演的電影是藝術，而現實中的故事，和這也差太多……

我們今天就借這篇文章，探討一下獨生子女移民後，父母的養老問題。

01 剛下飛機差點被罰 25 萬!

美國西海岸是華人聚集最多的區域，洛杉磯機場每天都有從中國飛來的老人們。他們帶著第一次出國的不安，捏着兒女給的中英文通關秘籍，面對着海關人員連珠炮的問題，吃力的回答着，生怕一個答錯就不準入境，讓在美國的兒女白等一場。

去美國給兒子帶孩子的老孫，就因為不熟悉過關規則，沒有如實申報帶來的東西，差點被罰了三萬五千美元(相當於 25 萬人民幣)。

老孫下飛機，按規矩要填一張入境申請表，一般都是兒女打印出來填好，老人照葫蘆畫瓢即可，但粗心的兒子並沒有準備這些，面對全英文的表格，老孫只好請一位留學生幫忙。

留學生一邊問老孫：“有沒有帶違禁品？武器、毒品、藥品……”一邊全選了 NO。

結果老孫被海關攔了下來。

從他的包里，檢查人員翻出了蓮子、笋干、紅棗……都是老家特產，煲湯必備。可是美國的傻海關怎么也不知道蓮子是個什麼東西，按照規則，要給這些東西稱重，超出多少重量罰多少錢，結果就是上面那個金額。

老孫急了，再三解釋，海關允許他給兒子打電話，由電話那頭的兒子跟海關解釋，才終於“化險為夷”，在另一張看不懂的表格上簽字之後，老孫和他的行李才被放出海關。

02 去美國養老=坐牢？

老孫兒子一家在美國五年了，從工作簽證到綠卡，從地下公寓到獨立屋，已經打算長住下

來。五年時間老孫一個人在中國，每當兒子去美國，老孫都拒絕：“我一句英文都不會講，去那干啥？”

直到夫妻倆有了孩子，老孫這才動身。鄰居都羨慕老孫：“要去美國養老了。”老孫總是搖頭：“什麼福？是去坐牢，那是美國，我去了就是聾子和啞巴！”

剛到美國的日子，老孫儘量不去想“坐牢”的事情，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孫子，然後給一家人做飯。

日子久了，兒子覺得他天天在家里不出門也不好，鼓勵他有空去社區走走，那里也有一些中國老人，打麻將、唱歌、跳舞、唱戲什么的，兒子原話是“融入美國社會，從華人社區開始”。

老孫不以為然，自己這麼一把年紀了，還“融入什麼美國社會”？等孫子長大一點他就打算回國，還是家鄉更加習慣。

03 一代有一代人的活法

老孫心里也清楚，兒子希望他“融入美國社會”，是想要他也在美國長住。

自從兒子去外地上大學之後，父子倆相聚的時間就減少了，工作之後，一年在一起的日子不超過 10 天。

老伴還在的時候，老孫覺得做“留守老人”也沒什麼，兩個人白天看看電視、串串門，晚上去跳廣場舞，生活有滋有味，老伴走了之後，房子里就剩下他一個人和一群花草草和幾只鸚鵡，鄰居們看了都覺得老孫可憐。

其實像老孫這樣的老人，在社會劇變的中國非常多。兒女們不願意在小縣城裡度過一生，紛紛跑到北京、上海、廣東，更遠的跑到美國、澳洲、歐洲，催生了“留守老人”這樣的群體。

“一代有一代人的活法”。老孫有時候也看得很透徹。

他不可能要求兒子放棄現在的生活，回到自己身邊，兒子一個人在外打拚，才有了今天的一點成績，也不容易。而他也可能去過美國人的生活，多少回在美國的房子里醒來，要半天才反應過來，自己是在美國，想要去老人中心跟老戰友下棋的事，是不可能了。

04 他一定很愛你

經不住兒子的勸說，也受夠了孤獨的折磨，老孫終於還是去社區，試着跟一些中國老人“套近乎”。

大家都很熱情，尤其是對新來的老孫，覺得他剛到，需要幫助他早點適應這里，畢竟每個人幾乎都有和老孫差不多的經歷。

一群中國老人在一起打麻將、下象棋、唱老歌，還有專門的電影放映室，播放着老電影，大家來自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廣東、福建……輪流着帶自己老家的美食特產，輪流講述着自己剛到美國的囡事……

老人們最喜歡的環節是在一起唱歌，各種紅歌、老歌，大家一邊拍手打節拍，一邊合唱。最

受歡迎的歌曲，是 90 年代初特別流行的《大中國》。

“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錯。家里盤着兩條龍是長江與黃河，還有珠穆朗瑪峰是最高山。我們的大中國呀，好大的一個家，永遠，那個永遠，那個我要伴隨他……”

老孫唱完，心里無限感慨。兒子以後就是美國人了，孫子直接出生在美國，更加是美國人了，等到自己老到不能動的那一天，是不是也得到美國來，才有人給養老送終呢？

即便是心里一萬個不情願，老孫也明白，這種生活是無法避免的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這句話老孫最近越來越多地脫口而出。

幾個月後，老孫的簽證快要到期了，得回國一次辦過。在機場，老孫戀戀不捨地抱着孫子親了一口，轉身去了安檢通道。

這一次，兒子的眼眶有點濕潤，看着父親的背影，他想起中學課本上朱自清的那篇《背影》，之前每一次離別，都是父親送他，他把背影留給父親。

他知道，父親在美國不習慣，雖然從沒有當面說。父親願意回來折騰，坐十幾個小時飛機到美國來幫他們照顧孩子，是因為父親真的很愛自己，很愛這個家。

05 總要有一代人犧牲

回國之後，兒子跟老孫通了一次電話，這麼多年來，父子倆的交流時長加起來，都沒有這次話多。

兒子首先向老孫表達了歉意，然後希望父親下一次過來，就不要走了。“您年級也大了，我希望有更多的時間陪伴您，國內雖好，但一家人在一起，有什麼問題都能有個照應，相隔那麼遠，您身體要是有什么不舒服，我們在這邊都沒辦法照顧，況且，您的孫子也需要爺爺。”

老孫明白兒子的意思，這段時間，他從抗拒面對到逐漸說服自己去接受這個現實，他答應了兒子的請求，可以在美國養老，但有一點，每年清明、過年等回中國，給老伴掃墓。還有就是，等他死後，骨灰也要帶回中國，和老伴葬在一起。

聽到父親這樣說，電話那頭的兒子泣不成聲，一直說自己“不孝”。

老孫安慰兒子：“一代有一代人的活法，但下一代人總要比我們這代活得好，所以，總要犧牲一代人吧。”

寫在最後

把父母接到美國同住，往往猜得到開頭猜不到結局。

為什麼？

你可以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是在國內，你是否會跟父母同住？

如果不會，那麼情況並不會因為換了個國家而消失；如果會，那麼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換個國家會被放大，會讓這件事情比原來更難。這些跨文化的因素包括：與外界語言不通導致父母的受挫感與對子女的依賴感、在異國土地上對下一代教育的分歧等等。



換個國家待養老院，這樣的移民有意義嗎？

身在海外的子女，放心不下遠在家鄉的父母，把父母接到自己所在的國度，原本是為了增加相聚的時間。可還是讓父母住養老院？某些古板的父母聽到這個建議，都要被氣壞了。

即使父母對養老院的主意不排斥，甚至對美國的養老院印象不錯，這是否就真的是個好主意呢？

年紀輕輕的留學生都要不少時間適應“美式孤獨”，更別說上了年紀的父母了。

任何對於故土的別離，都難免引發人們長久的思鄉情結。一個人上了年紀以後，脫離以前的工作社交環境原本就容易覺得孤單，需要時間調整適應新生活，這個時候換到一個全新的環境，語言不通，文化不同，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在美留學的學子，常常調侃在美國是好山好水好無聊。老年人何嘗不是這麼覺得呢？國內的朋友、親人都不在身邊，在美國的子女又有自己的事業和小家庭要忙碌，即使有心，又能分出多少時間來看望老人？

而這個問題在當今國內非常普遍，不單單是移民國度的子女和父母會面對，在國內生活的子女和父母一樣會遭遇類似狀況，兒女們不願意在小縣城裡度過一生，紛紛跑到北京、上海、廣東這樣的大城市，催生了“留守老人”這樣的群體，有條件的子女也會把父母接到大城市，父母適應不了大城市快節奏的生活，一樣會有“坐牢”的感覺，只不過大家把移民出國子女把父母接到國外養老當作一個典型的案例過度放大和談論罷了！

今天我們聊這件事，想說的是類似問題肯定存在，我們不必把他和子女該不該移民聯繫起來，作為子女尤其是移民子女我們能做就是儘量去瞭解父母焦慮、擔心，理解他們的思鄉之情，更多陪伴他們，定期帶父母回國探親，減少父母的孤獨感。萬通華人